

花开金塘岛

□释然

今年春天到金塘岛，是专程去看花的，记忆里却是头一次。

来迟了。车到李子苑时，人不多。山坡上的李树已经褪去一身白，青叶子长得蓬蓬勃勃，像谁把冬天的一场雪变成了春天的流水。

化成寺在山边，钟声没有响，风从海面过来，雪白的花没有了，只有寻常的绿。

金塘岛的花季过了。

我不甘心，走进苑里，站在一株李树下看。花差不多谢尽了，只剩一朵还开着，也没什么生气，几片花瓣吐着最后几口气，似乎立刻要落地。可花蒂已经结出来，米粒大一点，青得发硬。

我舒了口气，又有些怅然。花开花谢，原来不是两件事，是一件事的两只手。

听金塘人说，这岛上的李，本不是岛上生的。清咸丰四年，秀才严逸龄去杭州赶考，归途折了几根红心李的枝条，藏在毛竹筒里带回金塘。这话我只能当作传说来听。传说的好处是不必全信，坏处是全信了就不够。我想象他回到自家院子，脱长褂，取枝条，以毛桃为砧，一芽一芽接上去。他未必想到会成。成了，也未必想到一百多年后，会有一群一群的人年年三月渡海来看一场白。

金塘李后来有名，民国时就叫得响，列入浙江名果。端午前后，青果满枝；熟时皮青肉红，核小汁甜。可我在李子苑想的不是果，是那个把枝条藏在竹筒里的人。带走几根枝，与带走一场雪，大约是同一种贪心。

苑里进来一位老人，背着手，一棵一棵看过去。村民说，是管委会的许农技员，在岛上待了几十年，一直同李树、李花、李子打交道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早年陪区领导调研时，蹲在田里给我们介绍情况的那个年轻人，模样有点像。

离开前，看见墙上有一句“李花怒放一树白”。据说李白幼年吟过此句，名字也由此而来。朋友说，没看到盛开，倒长了不少知识。我没答。盛开我见过，在别处，人山人海，拍照的人比花急。金塘这一树白，偏不让我赶上，像故意留一点欠账。

欠账也不是头一笔。

早年在定海区政府办公室，我随区长接待过一位香港老板，方新道，金塘新建村人。早年在上海学生意，后到香港开西伯利亚皮草行，被人称作皮草大王。1994年3月，李花正放，他第一次回乡探亲祭祖，主持出资五百万元的大丰至大浦口公路开工。仪式前，区里请他题路名。他走到桌前，站定，先用手按了按宣纸，像在试纸的厚薄，然后提笔蘸墨。我站得近，看见他写下：新道大马路。笔很稳，像回到很小的时候，先生叫他临帖。

那天我问他，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什

么。他说，梦里常有李花。那白，薄薄的，凉凉的，抓不住，忘不掉。所以选李花开的时候回金塘。

我那时年轻，只当侨胞善谈。后来才知道，对离岛的人，李花不是一季风景，是一生的念想。念想这东西，平时不响，到了某个节气，白花一片，全从骨头缝里开出来。

又一年，我因病住在定海医院，同病房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金塘人，肝癌晚期。他妻子常躲着他哭，他倒平静，还劝我别怕。春节刚过，夜里聊天，他说，一定要撑到三月，回家看院子里的李花。又说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我家看。他还交代妻子：墓地要种一棵李树。不要清明来，三月来，花开的时候来。

他真的在算日子。人到了那个时候，日子忽然不是过，是数。数到三月，花若开了，就当自己还被春天认领一回。

方先生和我的病友，如今都不在了。可每到三月，我总觉得他们还在某棵树下站着，不招手，也不说话。看花这件事，原来也能越过生死。树在人在不在，花照开；人在树不在，梦照开。到底谁陪谁，说不清。

出李子苑，朋友说，金塘还有什么可看。我说，去看金塘的“金塘”。朋友白我一眼，说这里就是金塘，答非所问。我不解释，开车到大浦口。

海边的风软中带硬。雪浪花开在岛边、礁石边、海塘边，猛地一团白，转瞬碎成万千水珠，落回去。瞬开瞬灭，从不停歇。人也就在这种不停歇里，一点点把日子垒起来。

据说金塘地名与这浪有关。唐朝时，古人在大浦那边筑海塘，年年丰收，所以叫金塘；也有人说，塘筑得固若金汤，所以叫金塘。说法不同，指向同一件事：一代一代的人，在同碎浪的对抗里，替子孙争一点安稳。海塘青石上苔痕很厚，每一道下面，都压着先人的汗和叹息。汗干了，叹息没有。它就留在石头的凉里。

又去沥港。旧称烈港、洧港，也叫平倭港。元代是浙东漕粮集散港，南粮北运，在此汇合，再直航天津。明清之际，这里是抗倭前沿，参将俞大猷痛歼过倭寇，如今还有平倭碑。碑不大，不起眼，像一块被海风吹旧的礁石。我们在碑下合影，没有人笑得太开。有些历史不宜笑，站在旁边，就已经轻佻了。

海边说起渔业。金塘洋面盛产鲛鱼，老话讲，宁可错过廿亩稻，不可错过鲛鱼脑。八几年我随区里到沥港调研，见过一条老船。船老大五十多岁，皱纹深得像海塘石缝。他说十六岁下海，一辈子在这片浪里讨生活。说话间指着海面，淡淡的：浪花好看，可船小，一个浪就能把你打翻。

他说得像别人的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年他弟弟的船翻在浪里，人没回来。岛上的

好看，常常要用命去懂。

如今渔民多半上岸，元代漕运码头旧址旁边，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站了起来。2010年7月25日，我在市委办工作，参与过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落成仪式组织。那天骄阳如火，海面一片金光。人多，心热，话也多。我站在人群后边的码头旁，看浪在墩下绽开，又碎去。忽然明白，人办大事时也开一次花，开得响，开得短，谢了以后，剩下吊车、泊位、箱位、潮位表，一天天硬扛。

更早，1997年谋划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新港址，有专家提过北仑一金塘。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不是因为它后来应验了几分，而是因为它提醒人：岛的命运，常被海那边的人隔空掂量。掂量来掂量去，最后还得岛自己长骨头。

离开沥港，又上西垵门大桥。试通车前，我随市领导检查，在主通航孔桥面停过。巨大桥墩直插海底，像沉默的巨柱。雪浪花裹泥带沙砸过去，闷响一片，白雾炸开，水汽直逼面门。浪是脆的，短的；桥墩要在海里站一百年。这样的对峙，站在桥上，人会忽然谦卑。

2009年12月25日，舟山跨海大桥通车。此后到金塘，再不是坐船看船头开花，而是驱车碾过桥下的浪。路过大桥博物馆时，我们在外面看桥缆横断面，潮水在滩上开出绵延的白，远处大桥像悬在海天之间。朋友感叹，工程伟大。我没接。伟大两个字太亮，照得见人，照不见汗。汗在螺丝里，在焊渣里。

中午去胡记祖传牛杂面。汤热气大，门外却有金属切削的尖啸。循声走进旁边一家螺杆企业，大门敞着，机器轰鸣，砂轮打磨声嘶哑，空气里浮一层淡淡油雾。没有火花。

我却知道，金塘的螺杆，从前是从火花里长出来的。

最早到金塘，那时螺杆产业刚起步，车间搭在自家院里，几台旧车床，地上铺锯末吸油。老板何世钧正弯腰调试机器，车刀碰上工件，一簇铁屑溅出来，金灿灿的，在昏暗里划一道弧，落在锯末上，慢慢暗下去。

那朵金花，在我脑子里亮了很多年。

这花用什么浇？报纸上的故事讲过，1985年，何世钧在青岛偶遇一群上海工程师，要买国外的天价螺杆，他动了心思。回金塘后，在妻子支持下向亲友借八千元作本钱，研制专用螺杆铣床，半个月造出高质量挤出机螺杆。经上海熊猫电缆厂测试，性能不输进口，十根全被买下。后来他办起舟山东海制塑螺杆厂，注册“金海螺”。金塘也一步步做成全国最大的塑机螺杆生产基地。

故事到这里，容易写成传奇。传奇我不

全信。可那簇铁屑是真的。创业两个字，落到地上，常常就是锯末、旧车床、借来的八千元，和一个人半月不睡稳的腰。

车间一位管理人员见我张望，过来问有什么事。我说参观一下。他热情地说，企业现在遍地开花，这一家就跟民房紧挨，旁边还有牛杂面店。

我笑，说刚在那边吃面。

他也笑，说岛小，机器和人，只好互相将就。这话比许多产业介绍准。产业集群不是规划图上的点，是机器声和饭菜香混在一处，谁家孩子哭了，全车间都听得见。

我问起何世钧。他说，两年前去世了。

我愣了一下。我一直以为他还在。人一旦被写进“创始”“第一”这些词，就像被钉在展板上，既不会老，也不会死。可他会。走之前不知有没有再看见铁屑开花。若看见，大约还是那道金灿灿的弧；若没看见，也没什么。花未必都开给人看。

如果说李花是严逸龄从杭州竹筒里带来的，螺杆的金花，就是何世钧在自家院里催开的。一个从科举路上回来，一个从青岛的宾馆里回来；一个藏枝条，一个借钱。岛的开花史，常常不是史诗，而是寻常的外出、探亲、借钱、上火、半月不出门的日常。

朋友又提起金塘新材料产业园。我打电话给管委会的程副主任，原以为休息天他不在工地，没想到恰好在。他原在鱼山石化基地，如今来抓新材料园，算是石化里手。我们先上平台看，再下工地转。

眼前像一座正在拔节的钢铁丛林。高塔林立，管道纵横，空气里有铁锈味和海风的咸腥。电焊工蹲伏仰头，蓝白弧光刺眼。红色工服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脊背析出的盐渍一层叠一层，像开出来的花。可这花不香，咸。

程副主任说，园区很快建成投产，金塘的夜空会有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景象。

他说话时微微眯眼，脸比从前老了不少。这几年他在石化工地，肯定累。他说“火树银花”，我信。人到一定年纪，说热闹话时眼里会有一层防备，怕热的是自己，凉的是别人。他不怕。他看着塔吊，像看一个终于肯长个子的孩子。

回车路上，大家都不说话。牛杂面的香早散了，海腥还在。我忽然问自己：金塘岛的花季过了吗？李花是过了。雪浪花不过季，金花、银花也不过。

可过与不过，原是看的人心急。

李花自己不问，开时开，谢时谢，谢到极处，结一枚米粒大的蒂。金花一闪而过，开时亮，谢时无。银花还没有开，若开了，必是晚上照彻夜空，白天无声无息。雪浪花碎到极处，退回海里，下一拍再来。

岛也一样，人也一样。



AI制图

调解室里的“法拉利”

□纳捷

进去的时候，门对面坐着两位穿志愿者红背心的阿姨，背面坐着一男一女，两个皮肤黝黑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女子的脸是黑偏黄，一头披肩的黄色卷发干枯无力，年轻的男子连嘴唇也是淡淡的乌紫色。

这是一间用于妇联维权、婚姻家庭纠纷调解，又是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的调解室，三面墙上的宣传装饰告诉了我这间办公室的用途。可能是我穿着制服的关系，负责调解的志愿者阿姨没有劝离我，允许推门而入的我在房间里静静地聆听。

听了一会儿，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同为云南，算是老乡的女子和男子好了三年，都在岱山的某知名船厂干活。前两个月，厂里其他人对这个女子有亲昵行为，男子心生醋意，在与女子的争吵中有推搡、掐脖子行为。这个28岁的云南女子是离异的，5岁的孩子在老家，男子单身未婚。男人的意思是，既然你要跟我分手，那么把最近给你的钱还我；女人认为，我白白被你骂被

你打了，不还钱。僵持不下，两人就来到了妇联的调解中心。

他们上午已来过一次，调解失败，下午高手出马，由最年长的志愿队队长王阿姨调解。鉴于男人并没有实质性的殴打，王阿姨用半土半洋夹生的普通话，一边批评男人的鲁莽冲动行为——“拳头是用来保护女人的，男人动手都是错”；一边教育女子——“做女人要有骨气，好聚好散，为了一万元占人家的便宜不是有志气的人做出来的事”。

我细看王阿姨，这个阿姨我经常在报纸上、视频里看到过她，这是一个走在大街上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年人，黑瘦中透着精干。73岁，本应该是在家享清福，或者旅游、带孙子的辰光，却放下天伦之乐，几十年如一日在做志愿服务的路上。

如果不是在做调解，听到阿姨用她“拖拉机式”的“普通话”讲道理，我会笑的。此时此刻，阿姨的“普通话”句句在理，字字珠玑。

可能这两个月男人的行为真的伤透了

女人的心。面对阿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、摆事实，女子眉毛也没抬，神情漠然态度坚决，疲倦的嘴唇依旧只吐两字：不还。女人一副油盐不进의执拗，好像让调解走进了“死局”。

阿姨示意男人先出去外面等会儿，单独有话对女人说。这时，我在一个作为市井家庭妇女的老阿姨身上看到了“专业”。在我们的消费投诉调解中，常常把双方当事人分开，分别沟通，这在调解里叫“背靠背调解”，这也是婚姻家庭调解、人民调解、劳动争议调解中很常见、很重要的一种方式。

单独面对女人，阿姨一收刚才的苦口婆心，突然板起脸正色道：“小娘你知道哦，你有骗婚的嫌疑，你既存心不想跟他过下去了，为什么还收他的钱？做女人不能既要又要，你这样人家可以到法院去告你的……”随着阿姨一顿疾言厉色的“破通话”输出，听得女人红了眼眶，吧嗒吧嗒抹起了眼泪。这又是一招，先礼后兵，老百姓常说的“打一

下，抚一把”。这一手，我在现场听得心服口服。

“看到她流泪，我就知道转机来了。”这是事后阿姨告诉我的，女人那根怨恨紧绷的神经，在王阿姨又软又硬的“双刃剑”中松软了下来，“斗争的堡垒”顺势被瓦解。

我们看出来了，男人其实并不坏，只是脾气冲动了点，内心是想挽回这段关系的。在男人的一再保证中，这场调解圆满结束。这时阿姨回头转向我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我笑了笑回应：“我是来学习的。”

从今年三月份开始，我们和其他四个行政单位轮流入驻县社会治理中心，今天我们单位轮班轮到我。上午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以为其他窗口也“生意清淡”，想不到下午就学到了。

穿着志愿者红背心的王阿姨是调解室里的“法拉利”，今天真正让我目睹了一场精彩的调解会。社会需要各种角色，每个人的角色都是不被定义的。